

## Liver

## ◆ 呂昱暘

英文詞彙不勝計數，永遠背不完的單字是英文學習過程的無可奈何。還記得以前老師總教我們要拆解單字，以字首、字根和字尾為根據來理解，往往就可以舉一反三，推斷出其他陌生字詞的意思。

-er 是最常見的字尾之一，表示「……者」，例如讀者 (reader)；或者表示「……的東西」，比如透過 computer (計算機、電腦) 這個日常單字，不難回推 compute 是計算的意思。

同樣的方法，Liver 這個字可以分析為 live 與 -er 的合成，字義推測起來八成會是近似「居住者」、或是「居住的東西」——如果這是你第一次見到 Liver 這個單字，用字根字尾的概念猜做是「住民」或「房子」，算是很合理的答案。意外地，離正確答案有不小差距。Liver 是個已被悠久保留的詞彙，像是傳奇球星退休的球衣背號高懸在體育館，註冊時間據說可以追溯到美索不達米亞文明。

Liver 是肝臟的英文名字。

肝臟因為溫暖且蘊含了大量血液，古人深信有一把火在肝臟裡燃燒著，生生不息的凝煉造血。肝臟也曾經被認為是人體的中心，那酒紅色且柔軟的質地，彷彿生命與靈魂的御座。肝臟因此被賦予了這樣美麗而神聖的名字，生命

(life) 與生存 (live) 的維繫者——Liver。

可惜醫學知識的進步，揭開了人體神祕的面紗，破壞了肝臟備受崇敬的尊貴想像——雖然肝臟仍然是維生最重要的器官之一，但肝臟事實上既不是成人的主要造血器官，在精神意識上的主動角色更幾乎是談不上邊。

如果 Liver 的字義可以更易，像改朝換代時象徵政權的玉璽交讓給繼任君主，肝臟恐怕得面臨革換英文名字的罷黜危機。對現今早已習慣生活在水泥叢林的人們而言，把 Liver 的中文名字改為「房子」，恐怕才是時勢所趨與眾望所歸。

物質層面來說，人類已擺脫採集或游牧的生活型態，從逐水草而居轉變為固定夜寐歸宿；在精神上，想安身立命或成家立業，在名下擁有不動產更是大部分社會普遍接受的價值和目標。

除此之外，若套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（由基本至最高層級依序是：生理——安全——愛與歸屬——尊嚴——自我實現），「房子」顯然遠比「肝臟」更無違和且服貼。

肝臟因為幾乎沒有感覺神經支配，現今常被稱作沉默的器官。不發一語的肝臟不只早已失去古昔崇高的象徵，地位更淪落為遭霸凌者。當談論到「爆肝」時，人們大部分哀嘆的其實是精神疲勞，並不帶有對肝臟虧欠懺悔的態度，而更多其實是自嘲戲謔之。

思量社會實況且理論俱足，如果舉辦一場公投，現代人們應該有很大機率一面倒決議 Liver 所意涵的那生命與生活依存之物——這樣意義深遠而神聖的詞彙——還是賦予給「房子」，更為德才配位。

然而房價飛漲，光是頭期款就常要了上班族埋首苦幹數年才能積攢的薪俸。高不可攀的目標和社會期待，直讓適齡購屋的人們垂頭喪氣。即便繳得起頭期款，也得背上動輒二、三十年重的貸款。

怪不得肩頸痠痛是新興文明病之一，畢竟心力交瘁、身心俱疲於項背。

身為一位剛從醫學院畢業正式踏入白色巨塔的住院醫師，起薪雖然比一般畢業生在学习上能好過一些，但在房價巨獸面前，還是渺小得無法改變只能搖頭興嘆的無奈。

每當我走在逆天拔尖矗立的高樓群中，從陰翳裡望見白雲輕盈飄過被樓與樓夾成的藍色縫隙，腦海浮現自己與買房的距離時，我總會想起一位曾照顧過的住院病人。

那是一位酒精性肝硬化嚴重得進展至肝癌的五十多歲M先生，因為肝臟腫瘤檢查出有多顆擴大，入院接受經動脈導管肝臟腫瘤化學栓塞術（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，簡稱TACE）。

M先生身著料質看起來滑順精緻的POLO衫，整體卻有種上寬下窄的違和感，肩線處顯得寬鬆，但下擺被鼓起的腹部拉撐而失去皺褶，有點難說到底是尺寸太大抑或該說是太過合身。

嚴重肝病是最容易直接從外表辨識的內科疾病。M先生全身表面像極被黃色彩色筆塗遍，軀體腫脹如綁著垂墜的水球——由於肝臟病變，造成膽色素代謝和白蛋白製造這兩項肝臟重要生理功能出現障礙，醫學術語稱為黃疸與水腫。

我遞上手術同意書，向M先生自我介紹我是住院期間將會負責照顧他的住院醫師。見M先生對著白紙黑字困惑發愣，我拿出紙筆，開始繪製一張通往肝臟的血管地圖，解釋起TACE流程。

「現在畫的這是人的軀幹，想像你躺在這張紙上面對我，所以左方紙面是你的右手邊，肝臟位在人體中間偏右的位置。」

我粗糙地圈出一個直立的橢圓，接著在橢圓中勾描出一個圓潤的三角形，尖角像磨圓的平滑桌棧。

「主要有兩條高速公路會經過肝臟，而主要連通到腫瘤的，是這條叫做肝動脈的高速公路。」

紙筆摩擦聲沙沙作響，飛舞的線條與幾何捉住了M先生目光。

「導管會從鼠蹊部這裡的高速公路切入，一路往上開，在肝動脈轉彎進入肝臟。接著注射一些顯影劑，確認腫瘤的確切藏身處，最後塞入用來殺癌細胞的化學藥劑。」

M先生緊皺的眉宇豁然開朗，直說這樣他就懂了，說明書密密麻麻的字，看都看不懂。

「醫師，我的腹水幾天沒放了，應該差不多了，可以順便幫我放一下嗎？」

肝臟製造的白蛋白是血液裡重要的保水劑，能吸附水分以維持血管內的血液容積穩定。然而肝病造成白蛋白製造不足，再加上肝臟硬化，提高的阻力使得血液在流入肝臟前的路程承壓——水分於是滲漏出了血管，在腹腔內積累形成腹水汪洋。

我從M先生的大肚子兩側捧起晃了晃，果然是水波盪漾。相傳宰相肚裡能撐船這句佳話是稱讚王安石寬宏大量，但仔細想想，當時用肚脯與水來形容王安石的氣度，讓人不禁擔憂宰相會不會其實官場賦酒過多也患有不輕的肝病。用超音波確認安全下針位置後，我消毒並鋪上綠色無菌巾。M先生對擺位和無菌步驟似乎習以為常，姿勢無須指示就能配合，硬針穿刺入腹腔瞬間也沒有絲毫哀嚎吭聲，還有餘裕跟我閒聊起來。

閒聊到M先生在醫院的急診室附近剛買了一間房子。因為M先生近年來肝病惡化，腹部脹得難受，每隔幾天就得捧著肚子來急診室扎針瀉放腹水。

雖然肝細胞與生俱來能自我複製並修復，但肝臟要是長期處於發炎狀態，平滑細緻的肝細胞將被粗糙的纖維取代，漸漸形成凹凸不平的結節。當破壞累積至肝硬化程度，意味著肝臟已失去了原有的再生能力。

此時，硬化的肝臟外觀形如苦瓜，摸起來也是。

肝硬化沒有軟化的回頭路。M先生的腹水只能放了又積，積了又放——形成醫院與住家之間的無限迴圈。

M先生見我年輕，問我買房了嗎？我搖搖頭嘆了口氣，房子太貴了，實在買不下去。

M先生臉上浮現一抹微笑，說急診室附近那間只是他眾多房子的其中一間而已。接著突然放低聲量，問我想知道擁有好幾棟房子的祕訣嗎？揮揮手示意我把耳朵湊過去。

「祕訣就是你的第一棟房子，不管怎麼樣，吃苦耐勞、拚死拚活，一定要用自己的錢買下來——千萬不要貸款。」見我一臉狐疑，M先生咧嘴笑著繼續說道：「這樣你的第一間房才會『完完全全』屬於你。接下來，你就可以用你的這第一間房子抵押給銀行得到貸款，拿到一筆錢再買第二間房。」

「而這第二間房子，就跟第一間房一開始一樣沒有貸款紀錄，可以讓你再跟銀行抵押貸款。重複下去，你就可以不停得到資金買第三間、第四間、第五間……」

我好像並不陌生那種扶搖直上的數字。搭乘電梯時無處滯留的目光，愣愣地浮過擁擠的胭脂香氳和油膩髮梢，飄向頂角顯示著所在樓層的螢幕。

但那數字還是得時常減速煞停。視線在擠進的同乘與數字之間挪移後退、載浮載沉。

乘著臺灣房地產不停漲的趨勢，M先生的資金在連續購入和脫手之間，雪球般愈滾愈大、愈滾愈快。黃染的鞏膜也掩不住他談笑房地產時眼裡閃爍的得意光彩，房產一棟接著一棟的購置，簡單快速得簡直就是細胞複製一分為二、二分為四。

M先生年輕的時候人稱超人業務，沒有他談不成的生意或合作。除了有玲瓏的交際手腕和口才，客戶的大小需求更是事必躬親。M先生勤懇不倦的努力踏實地踩在枝椏般開展的人脈，事業積平步致青雲，更存下了一桶不需貸款的購屋金。

M先生的奮鬥人生，乍看成功勵志，但帷幕背後付出的，其實不只是饗宴酒水的請客成本、抑或早出晚歸的時間代價而已——每日數場交杯應酬、披星戴月且鮮少休假的生活，經年累月下無聲無息地重創了M先生的肝臟。

M先生熬煉出了複製房產的超能力，羨煞肩頸痠痛的現代人們。可惜，是透支了肝細胞的再生修復功能換得。我常懷疑臺灣人是不是生病了。即便臺灣房價所得比在全球排行榜上連年有名，我們卻沒辦法拒絕，抵制這樣與所得脫節、水漲船高的房價。

我們似乎也忘記關心，或無暇在乎，那些堂皇富麗的建案，大興土木後的廢土、都市更新垮落的砂石磚瓦，代謝廢物不可能憑空消失，但究竟被移去了哪裡？

後來我才讀到週刊專題報導，是鄉間農地，被迫承受了房市熱的汙穢——其中受害最廣的，是彰化臺61沿線農地。披著北部夜色的砂石車，迢迢駛入鄉間傾倒木屑磚瓦，輾凹龜裂了路陌，隆起田畦處處腫瘤。破磚塊、廢塑膠、碎玻璃硬化了農地，農民播下的種子再也種不開。

患病的土壤無法復原，恰如硬化的肝臟。

如果臺灣是位病人，軀體仰躺著海面的角度，彰化臺61沿線農地就位在臺灣的中間偏右，相當巧合的，位置正猶如肝臟之於人體。

然而，確定生病的，諷刺地——何嘗不是我自己。食指指向別人的剝削，其餘指頭何不正倍數朝自己反指著？孩提時便耳熟的小道理，想起來自慚形穢。

我懷疑臺灣人病了、說這座島嶼病了，我控訴為了套利搜刮房產、無視生態環保的卑鄙投資客，但真的站在他們身旁時，卻搖著尾巴，把腦袋湊到了M先生的金牙和帶著酒氣的鼻息前，想著如何學一手，分上一杯羹。

病態的自己，彷彿一隻被馴化的牲畜。

馴化，字源於往昔農業社會時，訓練動物為人所用。馴化並不限於勞力，也可以是精神上，例如賣力拉犁的強壯農牛、或賣萌療癒人心的可愛貓狗——被馴服的動物，順從地住在主人的屋簷下。

科技與醫學在近百年間，經歷了革命性的躍進。但今日身心俱囚於屋房，甚至不惜出賣肝臟的，可不是牲口，而是築驚的現代人們。

遙想當星宿布滿天際，古時沒有電燈也能在星月下一字一句讀完手上的書簡。然每當我在樓與樓間仰望夜空，試圖在縫隙中索要一點星光，伸直雙手，卻彷彿失去了形體，無盡透明的闇黑，吞沒消融了肢體、本能與一切感官。

「馴化」的英文是 *domesticate*——源自字根 *domus*，意思是：

「房子」。

## 作者簡介——呂昱暘

呂昱暘，一九九五年生，三軍總醫院住院醫師。

記錄在各專科輪訓（體驗）階段的所見所感，曾幸獲臺灣醫療報導獎。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，這份獎想致敬所有指導過我——用身體向我演示各種系統的折磨、用人生訴說我不同階段悲痛的老師們。

## 評審意見——簡媜

這是一篇精彩的散文。作者善用英文字根破題，在看似無關連的敘述中鋪排「肝臟」與「房子」雙主題之間的扞格與糾纏。作者具醫學專業，以不疾不徐的文字流速，遣詞精準地承載思緒，揉入醫學知識，客觀地記述實例且導入自身經驗，行文節制有紀律又不至於疏離，見出功力。精通炒房之道擁有多筆房產卻罹患肝癌的「M先生」與身為住院醫生卻無力購屋的「我」形成強烈對比，殘酷地呈現著，作為身體財富重要指標的「健康的肝」與作為買得起一間房子的有房階級之間的鏖戰關係。文中，病人M先生附耳傳授買房秘訣乃神來一筆，極具戲劇性與荒謬性。病患與節節進逼的癌細胞奮戰，年輕人與節節高漲的房價頡抗，體現了現代高壓社會的無奈與蒼涼。文末以英文馴化（domesticate）字根 domus 意為「房子」作結，收得漂亮，引人深思，允為傑作。